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

○ 于东田

狗不累 是良



这个大院，好像跨入另一个省区，这里几乎听不到市面
、看报，再不时怀旧谈古或交换故乡传来的信息，另
离开人世，他们恐慌的眼神让人心酸，这时报是
死者名字，写着：彭走好……这些枪林弹雨中的幸存者
喊叫，发出高我两辈的惊呼，来“勾引”他们讲些我不可能经历的事
河边上高我两辈的哥萨克，生来就该投入沙场，死去的话着
他的没打，这些狗男女在台上上翻下翻，”说这话的时候他

他们跟腿刘、邓大奎南下的山东人，在大院不远的拐角处，修了一座老十部活动中心，离休的
第一，党务不记得过甚切切，提起社会上的阴暗面又悲愤万状，当听到某某同事（必然是“野战军、三野成
地是半大再回家。第二天你会发现他们带来香、纸，在墙角点燃，嘴里轻轻地祷告：某某早日恢复
为让我健康，我不能多讲，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怀着一种“淘金者”的心情，我渐渐地看惯了他们的甜言，显
写下了“狗不是狼”“天南地北地讲”“果腹石屋”……这些离我久远的故事。听着他们的讲述，我总感觉到面
助涌刀。而叫人不解的是这些当年出生入死的老者，也会津津有味地跟我谈论山东老乡在文艺界出了那么多
（也不无骄傲。他们给我讲自以为比看过的影视剧还精彩的故事，讲完则沉默了，淡淡地告诫我：某某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

○ 于东田

狗不是
狼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狗不是狼/于东田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5

ISBN 7-5321-2981-0

I. 狗… II. 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8074 号

本文库为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李霞

封面设计:王志伟

狗不是狼

于东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 经销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0.375 插页 2 字数 274,000

2006年5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1-2981-0/I·2288 定价:19.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于东田，曾用笔名于田儿，祖籍山东烟台，1977年6月出生于北京，现为上海戏剧学院电视艺术学院教师。

1997年开始写小说。有中、短篇小说《关帝庙土地庙》、《石屋》、《遗忘之后》、《杏核岛家事》、《小站》发表于《上海文学》。

2002年参加上海市作家协会举办的“新世纪首届青年创作班”。

著有长篇小说《大路千条》，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

寻找雅葛布

十朵玫瑰

狗不是狼

飞毯

烧梦人

薛 舒

滕肖澜

于东田

任晓雯

夜 X

编辑说明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编辑的丛书,出版上海年轻一代作家创作的文学作品,集中展示上海新世纪成长起来的作家们在文学园地辛勤耕耘的创作成果。

本辑“上海新锐作家文库”五种,是五位青年作家近年创作的中短篇小说精选本,包括:薛舒的《寻找雅葛布》、滕肖澜的《十朵玫瑰》、于东田的《狗不是狼》、任晓雯的《飞毯》和夜×的《烧梦人》。

“上海新锐作家文库”计划年内再出版一辑长篇小说。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6年4月

目录

狗不是狼 / 1

狗不是狼

关帝庙 土地庙

果园 石屋

庙在心里 / 41

杏核岛家事 / 65

小站 / 110

长空雁叫 / 132

硝烟不散 / 163

地窖子(《大路千条》补记) / 192

黄水谣 / 221

莜面酪酪 山药蛋 / 234

金银滩 / 252

连襟 / 280

阿姬歪传 / 300

遗忘之后 / 314

狗 不 是 狼

前记：

走进这个大院，好像跨入另一个省区，这里几乎听不到市面上的川语，三栋大楼住着清一色的老八路，他们是跟随刘、邓大军南下的山东人。

在大院不远的拐角处，修了一座老干部活动中心，离休的老人来这里玩牌、看报，再不时怀旧谈古或交换故乡传来的信息，更多的是发发牢骚倾诉心中的不平衡——家务事说得哀哀切切，提起社会上的阴暗面又悲愤万状，当听到某某同事（必然是二野战军、三野战军的老乡）病危或离开人世，他们恐慌的眼神让人心酸，这时报是看不下去了，牌也不打了，默默地坐半天再回家。第二天你会看到他们带来香、纸，在墙角点燃，嘴里轻轻地祷告：愿某某早日恢复健康；或低声叫着死者的名字，说着：您走好……

这些枪林弹雨中的幸存者，这些布尔什维克老前辈的行为让我震惊。

我不能多想。

我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怀着一种“淘金者”的心情，我满嘴吐着蜜似的甜语，逢长者必喊出高我两辈的称呼，来“勾引”他们讲些我不可能经历的事情，再慌慌地不加任何修饰写下了“狗不是狼”“关帝庙土地庙”“果园石屋”……这些离我久远的故事。

听着他们的讲述，我总感觉面前这些山东人更像顿河边上的

哥萨克，生来就该投入沙场，死去的活着的都呐喊着世事的不平去两肋插刀。而叫人不解的是这些当年出生入死的老者，也会津津有味地跟我谈论山东老乡在文艺界出了那么多“名人”：

“他妈的没仗打了，这些狗男女在台子上瞎折腾。”

说这话的时候他们面带笑容，那语气也不无骄傲。

他们给我讲自认为比看过的影视剧还精彩的故事，讲完则沉默了，淡淡地告诫我：

“别把什么事都写得那么好，也别都写得那么坏，好多事情讲不清楚，人各有命，活该如此！”

他们的眼里充满迷茫。

这几篇东西实在算不上什么作品，我只记下故事梗概，更多的画面和余言留给别人去遐想，或者我有能力时再把它们变成另一种艺术形式。

能达到吗？

我心中一片茫然。

狗 不 是 狼

小叔和大哥同岁。

奶奶和妈妈同天坐月子。

臊得奶奶对每个来看望的本家女人都说同一句话：

“看我这没出息的，和儿媳妇争这个嘴。”

其实奶奶这年还不到四十岁。至于争嘴也不过几个鸡蛋和那碗小米粥。

奶奶体弱没奶水，我叔就和我哥争奶吃。多亏我妈奶水旺，把个小叔子和儿子喂成两个胖小子。

这事直传得十村八店当笑话。

奶奶本来身体就不好，这下干脆不出门。

我妈带着两个孩子屋里屋外忙。

俗话说孩子是拖大的，俩孩子就像地里的庄稼苗天天见长。

等他俩会走路了、会说话了麻烦就来了；教会了小叔喊我妈“大嫂”，我哥也跟着把妈喊“大嫂”；教会了我哥喊“妈”，小叔就喊我妈“妈”。为此俩人屁股上没少挨巴掌，也逗得一家人笑脸常开。无奈，大人们就商定暂不教他俩称呼人。可这对宝贝天生模仿力强，不到两岁就什么话都会说了，这可对家中大人的称呼乱了套。我们家族人多，在他俩没大没小的称呼中，笑声骂声不断。我爷爷说：

“这不是好兆头，难说长大是什么玩意儿！”

我大哥和小叔三岁时，妈怀上二哥，叔侄俩断奶跟奶奶睡觉。没呆几天他俩看着奶奶死了。

听说奶奶是笑得叉了口气去世的。他俩怎么逗得奶奶那么乐，当时谁也不在场。我妈在院子里只听奶奶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会又没声了。半天那对活宝才嘀嘀咕咕从屋里出来。等妈进屋一看，她那多病的婆婆已满面笑容僵硬冰冷了。

我爷爷说：

“这孽障早晚要闯祸！”

妈妈带着小叔大哥被人传为佳话。

小叔和大哥越长越像对双胞胎。

该上学了，父亲以他当大哥和当父亲的威严，把小叔和大哥牵进学堂，并严斥他们注意长幼分明不准胡闹。从此大哥委屈地喊小叔“叔”。背后小叔却一定要把大哥喊他“叔”的次数倒喊回来。人前大哥喊小叔“叔”，人后小叔喊大哥“叔”。这是他俩的事，谁也管不着。

小叔、大哥顽皮淘气又形影不离，惹了事总叫人摸不准是哪个干的。为逃学两人不知挨了多少打，“三字经”“百家姓”他俩背起来比吃药还难。爷爷在世时归爷爷管教，俩人挨的巴掌、拳头、脚踢数基本相等，挨过打伤情也一样。爷爷死后这管教就落在父亲头上，父亲打大哥时让小叔跪在爷爷、奶奶灵位前以示惩罚。事后

小叔必然按照我大哥挨打的部位、次数自己打自己，以讨回个平等——他们把挨打当成娱乐。

小叔大哥逃了学就满山疯野。一天，他们一人抱着只“小奶狗”回了家。夜里两只狼在村里狂奔哭嚎，最后来撞我家大门，多亏墙高门结实狼没进了院，两个活宝抱着小狼崽从门缝往外瞧狼爹狼娘晶晶发亮的大眼，指指点点乐不可支。

第二天全村人闹腾开了，当知道是我小叔和大哥恶作剧，气得人家咒爹骂娘，害得我妈到处给人赔礼道歉。怕狼崽死掉惹老狼报复，我妈精心伺候它们一整天。傍晚，在手拿棍棒的大人保护下，小叔和大哥才恋恋不舍地把狼崽放在村外。

第三天早晨，人们发现村头有两堆狼屎，狼崽不见了。

从没进过狼的庄子由于小叔大哥招事，此后三天两头有狼进村拖猪咬鸡。

骂人也没用！

小叔和大哥不愿上学，爷爷也拿他们没法。爷爷是石匠，家里地少人多不缺劳力，就带他俩进山采石。打石头可是个力气活，他俩年少力弱心不在焉，把手砸得鲜血淋淋，哭哭咧咧闹得爷爷心烦。家里一合计，给点本钱遂了他俩的心愿——挑起担子当货郎，摇着拨浪鼓东村西疃地转悠。人们传说当年小叔大哥是借当货郎做地下工作。后来我问他们是不是地下党，俩人都沉默不语。

爷爷采石时不小心被山上滚下的石头砸伤，人被抬回家已经不行了。爷爷最后一句话是指着小叔对爹说：

“快给他讨个媳妇管住他！”

一家人哭哭哀哀埋葬了身强力壮靠手艺吃饭的爷爷。我爹让小叔大哥跪在爷爷坟前发誓，以后老实实在家呆着种那几亩薄地，还威胁他们若不听话就分出去自己过。

我妈狠我爹一眼，把小叔和大哥紧紧搂在怀里。他俩扎在我妈怀里拼命地干嚎……

为了让爷爷在地下安心，我爹冒着被人骂大逆不道的罪名，招

集了八方亲戚，在爷爷去世一周年时，商量给小叔说媳妇。父亲给所有的来人磕头，最后才难为情地说：

“我爹临终最不放心的是我这个弟弟。大伙都知道他是怎么长大的，可我这个当哥的总不能出大格。古训曰丁忧三载，再等两年还不知道闹出点什么事。今天请各位来，就是商量能不能让我兄弟成亲的事。”

受人尊敬的教书匠父亲说得哀情切意，听者个个眼泪汪汪，都说也难为你们当哥嫂的，咱又不是什么官宦人家，就别管什么丁不丁忧的，给他办了吧。

小叔这年十五岁，新媳妇整十八，媒人说“女大三，抱金砖”。

我这婶子长得五大三粗是个孤女，她本家盼望她早点出嫁好霸占那点房产。

我妈妈悄悄去看了未来的弟媳，回来跟我爹嘀咕：

“人长得一般，配他叔可差点——”

“要那么俊有什么用！娶回来是过日子，又不是捧在手上看，能管住他叔就成。”

母亲不再言语。

我小叔就成亲了。

小叔结婚后倒真老实了，我大哥则行影孤单，像丢了魂。有一天他问小叔：

“成亲好耍吗？”

“好耍！好耍极了……”小叔诡秘地朝他眨眨眼。

一听这话我大哥不干了，缠着我妈要媳妇：

“娘！俺也要个媳妇。”

“你？你以为说要个媳妇就能给你讨个媳妇？那得花钱！这两年咱家出多少事你不知道？”

“他能娶我为什么不能娶！我俩同岁，你们偏心……”

“他是你叔，他辈分大，他该先娶！”

“他还叫我叔呢，什么辈分大？”

“……”

我妈把大哥说的原原本本告诉了我爹，我爹笑得在炕上打滚：“这个小兔羔子。你叫他别焦急，咱也给他娶媳妇。刚好有人给他提亲呢。”

我妈又转弯抹角去看女家，回来跟爹说：

“模样比他婶好点。怎么我看像缺个心眼。”

“要那么精干啥！又不叫她做买卖。能缝补衣服做熟饭，管住老大就成。”

我大哥也成亲了。

闹洞房的人群散了没多久，我嫂子光溜溜地冲出新房惊叫：

“吓死人啦！可吓死人啦，他睡个觉都不老实……”

急得我妈冲出屋在院子里拉住她说了半夜……

大嫂听得嘻嘻直笑。

小叔和大哥没老实几天，又合伙往外跑。这次竟半月不归。

我妈把婶子和大嫂叫到正屋摆出长者尊严：

“娶你们进门就是为了管住他们，若不要你们干啥！连自己的男人都管不住，这日子怎么过？”

我大嫂立马一脸乌云：

“我才不愿意他走哩，他不在家又不好要。”

我娘瞪她一眼。

我婶则不紧不慢地说：

“嫂子，我们这新人新事的还不到一年，要是撕破脸皮多让人笑话。这过日子又不是一天半会儿的，他野惯了，得慢慢来。”

我妈一听也在理，叹口气，无可奈何，看看天已擦黑，就叫我嫂子洗地瓜、和玉米面做晚饭。

“做多少呀？”我嫂子问。

“一人两个地瓜一个饼子。”

大嫂做饭去了。这顿饭她总共做了两个地瓜一个饼子。全家七口人傻了眼。我大嫂不识数。

我妈气得哭。

我爹说这媳妇会过日子，知道节省。

我婶子说家口太大，该分开过。

我妈说这可是你说的，别叫人家说我这当嫂子的欺负你们。

我婶子一笑：

“不分家我可管不住你那个兄弟。”

于是，我爹我妈商议分家。我爹说：

“他婶子说的也有理，别让他叔老依靠人长不大。”

“你倒说得好，能光把他叔分出去家里还留着老大吗？”

“两个都分出去过！”

“老大媳妇能过日子吗？”

“饿不死瞎眼的老鸱，你跟他婶子说，等过满一年就分家。现在谁也不准吵闹，和和气气过日子。”

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我小叔和大哥围着草帘子遮着羞回了家。这叔侄俩参加了天福山暴动。他俩慷慨激昂地讲那火热的场面，我妈听着冷静地说：

“这世道是太不公平，有人带头再闹闹倒是个出路。”

我妈之所以说“再闹闹”，是因为多年前义和团已闹过一次，她的舅姥爷是胶东义和团的头头，事败后被清政府点了天灯。

我小叔和大哥见妈如此通情达理，激动得眼珠子出汗。

我爹则看着窗外说：

“女人见识，这是拿命闹着玩。”

“玩命又不只是咱家这两个人。窝窝囊囊活着，倒不如拼个鱼死网破。闹闹说不上还有条出路。”

我爹不说话了，他知道我妈的脾气。其实家中的大小事最后都是我妈拿主意。可我妈从不给我爹下不来台。她爱我爹，更爱她奶大的小叔和大哥。她疼爱小叔更胜过爱我哥，尽管嘴上喊小叔兄弟，心里却把小叔当成了儿子。

小叔回屋，婶子审贼似的审开了她男人。小叔大概是想和她亲热一番，只听婶子吼道：“滚一边去。”不一会儿小叔鼾声如雷。

我婶则抽抽搭搭哭出了声。我妈只好走到她窗根下：

“深更半夜价，别闹得四邻不安让人家笑话，明天好好说。”

“这日子可怎么过呀！三天两头不在家——”我婶干脆亮开了嗓门，一板一眼地像在唱戏。

大哥磨磨蹭蹭不想去见他那个媳妇，爹把脸一沉：

“还不回你屋睡觉去。”

我妈看着我哥说：

“去吧，这么久也没睡个好觉，明个晚点起来，多睡会儿。”

我哥回了屋，不一会我大嫂的“嗷嗷”声和房上猫叫混成一片。

小叔和大哥一心一意干起了革命，他们各个村去联络，很快组织了一支不穿军装的队伍。

没过多久，可能是组织安排，他俩又挑起货担东村西疃地跑。不过隔三差五还能回家。我婶子也就没施展她管男人的绝招，她只管一个一个地生孩子，我就又添姐又加哥地降着身份。等我出世我亲哥哥姐除了大哥都当八路离开了家乡，只有小叔家的四个姐姐两个哥哥在婶子的管教下离不了爹妈两尺远。我妈说破嘴皮咬碎牙让我婶放我堂姐堂哥也去参加革命，可我婶才不听那套，她像只母鸡，不但护住了儿女，连丈夫也被拴在她裤腰带上。

村后有几亩地是一块公用泥场，供各家取土做坯盘炕。坑越挖越深，天长日久就成了个大水塘，村里人喊它“后泥清”。

“后泥清”冬天结冰，孩子们在上面打陀螺滑冰。

夏天“后泥清”又成了游泳池，只是水底淤泥陷人，常讨人命，下水后不能站立，水性不好的不敢去游泳。

这年夏天出奇地热，村里半大小子老爷们没事就去水里扑腾。“后泥清”四周都是玉米地，形成一道天然屏障，男人们赤身裸体毫无顾忌，这不是什么秘密，村里大姑娘小媳妇都躲开这里绕

道走。

这天我大嫂热得心慌，竟摇摇摆摆也来“后泥清”洗澡，直吓得男人们捂着下身往玉米地里钻。我大嫂满不在乎地嘿嘿笑：

“谁没见过那玩艺怎么的——”说着就走进水里。这个既不识水性又缺心眼的女人，为了凉快倒来了个彻底，陷进淤泥里扑腾两下一声没吭就不露头了。

男人们叫小孩出玉米地看那疯女人走了没有，小孩大叫“走了”，人们又纷纷跳进水里。他们谁也没想到我大嫂正在水底下“乘凉”。

家里吃晚饭不见大嫂，找遍了可能去的地方也没找到。听说她去过“后泥清”，就招呼人下水捞。

大嫂死了，听了缘由她娘家也没吵闹。

我大哥成了光棍：他可能心里挺高兴。

我妈叹口气：“这孩子可怜。”

我婶说：“这是咱家的福气，若不日子怎么过。”

我叔说：“那媒人可恶。”

我爹说：“兵荒马乱的，各人都小心点。”

我这年还没出生呢。

日本鬼子打到我们老家。抗日的烽火燃遍胶东大地。我老家是共产党的活动中心，成了一枪就能打穿的解放区。日本鬼子来了，国民党的杂牌军就跑，小叔和大哥他们就埋地雷、转山头和日本鬼子拼。日本鬼子走了又和国民党的杂牌军斗。人们说这是“拉大锯”。人员伤亡多，就要不停地动员人参加县大队、区大队，扩大武装。

我妈主动当了村妇救会会长，组织妇女打干粮、做军鞋、缝军装。她们用槐树子儿染土布，做成花花达达的衣服，打扮了胶东的土八路。

被我妈称落后分子的婶娘，每天必须做两双军鞋，做不出来我妈就吓唬她：

“若让子弟兵光着脚，你非挨鬼子一大刀不可！”

吓得我婶娘没黑没白地纳鞋底做鞋帮——她生怕挨鬼子那一刀。

我叔和我哥几乎把村里的青壮年都拉进了区、县大队，我家却为此不得安宁，一些拖儿牵女的妇女、拄着拐棍的老人，三天两头来要她们的男人和儿女，找不到我叔我哥就缠着我妈闹。我妈在这种情况下竟学得能说会道，大道理一套一套脱口而出，再动之以情，直说得他们怒目而来泪眼而去。大字不识几个的妈倒从妇救会长爬上村长的“宝座”。

我爹气得不愿回家，他认为一个妇道人家管公事也太不守规矩。

我妈则认准一个理：这世道准要变。

真刀实“枪”找我叔我哥闹着要人的是高台子天成、天立一家。我叔我哥把他们两房的独生子大贵动员当了兵。这次我叔我哥还是不在家。我妈被闹得没法，动员几个抗属去高台子挂红灯、贴门联，本来要死在我家的两对男女哭哭啼啼地回家当抗属去了。

我们村，大贵家的房子高出周围住房大半截。从他们家房子打地基起，就挨尽了全村人的咒骂，直咒得大贵奶奶连生两个残废儿子，一个驼背，一个瘸子。村里人说是老天报应。

大贵奶奶被活活气死，大贵爷爷可不理那一套，照样乐乐呵呵。他让老大驼背天成学擀毡，让老二瘸子天立学中医。五大三粗的大贵爷不知从哪学了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当口头禅，再加上一句“饿不死瞎眼家雀”来对付邻居的诅咒。

不知是大贵爷用材得当还是老天爷另眼相看，驼背天成出师后擀的毡帽、毡靴，很快名声大噪，直销售到烟台、大连、天津，打进了各地盛锡福帽庄。他那高高突出的驼背随着不停的劳作变得越来越高，看人、看天只能侧脸相向。因为有这手艺赚钱，被村里骂断子绝孙的高台子一家，不但娶了两房俊俏无比的媳妇，小日子过得自不一般。等瘸子天立从抓药学徒到坐堂号脉看病成了大夫，